

在生死關頭之際 蘇穎睿

一九六八年，一架飛抵紐約的客機發生故障當司機正要降落時，發覺降落系統失靈，機輪無法彈開。司機幾經嘗試也是失敗，只有在機場上空盤旋，等候指揮台的指示。當時機場人員立即戒備，滅火車在跑道旁伺候，以防萬一，跑道上都噴上了防火泡沫，指揮塔吩咐司機緊急降落。

機內坐滿了百多個乘客，機長用鎮靜的聲音報告情況，最後更宣佈緊急降落，要求乘客屈身，把頭放在兩膝之中，飛機一旦停在地上，便要立即滑出機艙，避免因飛機爆炸而有意外。當時在乘客中，有人大哭、有人大叫、有人嚇得幾乎昏去！但無幾全機的乘客都靜下來，還有三分鐘，飛機就要降落，也可能是一生最後三分鐘。就在此時，機長突然在揚聲系統報告說：「各位乘客，我是根據國際航空協定，在日內瓦簽署的法案，在此緊急關頭，若你們是有宗教信仰的，請你們現在開始向你們的上帝禱告祈求，保護我們可以安全降落。」結果，飛機安全降落，無人受傷。事實上，除了飛機受到嚴重損毀外，航空公司似乎把這件事忘記得一乾二淨。翌日，一位乘客致電航空公司，查詢機長在降落前的報告，他要知道那是什麼國際航空協定，為什麼有此協定一直都不為人知。航空公司的答覆是：「不予置評，無可奉告。」

我也從沒有聽過這條航空協定。這條秘密協定，似乎只有在危急關頭才會被揭露出來，危險過後，人們也會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。事實上，人就是這樣的矛盾，似乎到了走頭無路、前無去路、後有追兵，生命危在旦夕時，人們才會想到：或許有上帝的存在，或許我們可以向祂祈求。我想起多年前，華盛頓州的聖海倫火山爆發，一位電視台記者就在火山口附近採訪，突然火山口爆炸，噴出大量溶岩和煙霧，那記者見狀，連忙拔腳逃生，他忘記了那攝影機仍開著，所以他逃生所講的每一句話，都清清楚楚的錄在錄影帶上，只聽見他喘氣的聲音、咳嗽的聲音，隨著便是求救的禱告聲：「上帝啊！上帝啊！求你拯救我；周圍都是很熱、很黑，我不知往那兒跑，我快要死了！求你幫我，請你幫我呀！」

從上述兩個故事來看，我們發覺兩個事實：

- (a) 當人在危險關頭，一切保障和安全都失去時，他們會想到上帝，人的盡頭，便是禱告的開始，這句話一點也沒錯。換言之，人為什麼不會想到宗教信仰，不會想到禱告？是因為他們自覺無此需要，當保障仍在，安全在手，一切都是自己控制範圍之內，他們也不覺得需要上帝，也不用禱告了。
- (b) 另一方面，當我們看這類禱告時，我們會輕視、譏諷說是臨急抱佛腳的作法：有事才求，無事走人，這絕不是一個敬虔教徒的所為。況且，我們總覺得這樣的信仰太自私、太自我中心，太功利，太利用上帝，絕不是一個虔誠信徒的典範。

其實，這兩個看法都是錯的，骨子裏，它們有同一的問題：「驕傲」所致。第一，人以為自己夠好、夠安全，不用倚靠上帝，這是驕傲。第二，人以為自己不夠好、動機不夠純正、不夠虔誠，無資格禱告，所以不去禱告，骨子裏，這也是驕傲

的問題。

事實上，當我們一切如常，安全在手，生活如常，我們不會想到上帝，上帝的存在，活現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，或許我可以理性討論、辯論，但不是入心，只是隔岸觀火，況且，上帝又看不見聽不到、是很虛渺、很抽象、很遠離，叫我去體驗祂、敬拜祂，真是摸不著頭腦。

事實上，我們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，一個是有形的世界，我們要賺錢養家，勤勞工作，又要擔心這個，憂慮那個，所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但同時我們似乎又經歷另一個世界，是無形的世界，是屬靈的世界，是摸不到，捉不到，見不到的世界，有時看來好似很虛渺、很抽象，但有時卻覺得很實在，尤其在苦難之際，我們似乎是經歷過那種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平安。至於那個有形的世界，看來好似很實在，但又似乎很虛渺、很空虛，就如使徒保羅所說：我們所掛念的，不是看得見的（世界），乃是看不見的世界，因為看得見的世界是暫時的，看不見的世界才是永恆的。

或許我們會問：究竟我們如何可以經歷這個不見的世界呢？保羅說了一句很精彩的話：「原來我們行事為人，不是憑眼見，乃是憑信心」For we walk not by sight, but by faith。換言之，唯有信，我們才會經歷和體驗到那個屬神的世界！